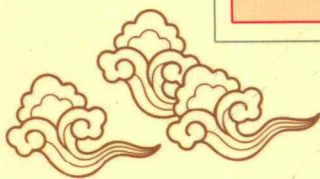


故事里的文学经典

●丛书主编 庆振轩

边金元诗

庆振轩 牛思仁 著



兰州大学出版社

●丛书主编 庆振轩

故事里的文学经典

庆振轩 牛思仁 著

辽金元诗

兰州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故事里的文学经典. 辽金元诗 / 庆振轩, 牛思仁
著. —兰州: 兰州大学出版社, 2014. 7

ISBN 978-7-311-04501-2

I. ①故… II. ①庆… ②牛… III. ①古典诗歌—诗
歌欣赏—中国—辽宋金元时代 IV. ①I2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58298 号

策划编辑 张 仁
责任编辑 钟 静
装帧设计 张友乾

书 名 故事里的文学经典 辽金元诗
作 者 庆振轩 牛思仁 著
出版发行 兰州大学出版社 (地址: 兰州市天水南路 222 号 730000)
电 话 0931-8912613(总编办公室) 0931-8617156(营销中心)
0931-8914298(读者服务部)
网 址 <http://www.onbook.com.cn>
电子信箱 press@lzu.edu.cn
印 刷 兰州德辉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10 mm × 1020 mm 1/16
印 张 12.25
字 数 187 千
版 次 2014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11-04501-2
定 价 25.00 元

(图书若有破损、缺页、掉页可随时与本社联系)

学海无涯乐作舟

——“故事里的文学经典”系列序言

北宋文坛领袖欧阳修曾说：

立身以求学为先，求学以读书为要。

欧阳修是一位政治家、思想家、改革家，也是一位教育家，他认为人生如果要有一番作为，就要努力求学读书。千余年过去，时至今日，立志向学，勤奋读书，教育强国，已经形成社会共识。然而读什么书，如何读书，依然是许多人困惑和思考的问题。

人们常说“开卷有益”，又说“好书不厌百回读”，所谓的好书、有益的书，应该指的是经典作家的经典作品。何谓经典？瑞士作家赫尔曼·黑塞在《获得教养的途径》中认为，经典作品是“我正在重读”，而不是“我正在读”的书。人文学科都有各自的经典作家和经典作品，诸如“哲学经典”、“史学经典”、“文学经典”等等。范仲淹曾经说过：“劝学之要，莫尚宗经。宗经则道大，道大则才大，才大则功大。”（《上时相议制举书》）儒家把《诗经》、《尚书》、《仪礼》、《乐经》、《周易》、《春秋》尊为“六经”，文人学士研修经典的目的是为了经世致用，“六经之旨不同，而其道同归于用”。“故深于《易》者长于变，深于《书》者长于治，深于《诗》者长于风，深于《春秋》者长于断，深于《礼》者长于制，深于《乐》者长于性。”（陈舜俞《说用》）范仲淹与其再传弟子陈舜俞都是从造就经邦济世的通才、大才的角度论述儒家经典的。但古人研读经典，由于身份不同、目的不同，取径也不尽相同。郭绍虞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中指出：“古文家、道家和政治家一样的宗经，但是古文家于经中求其文，道家于经中求其道，而政治家则于经中求其用。”

就文学经典而言，文学经典指的是具有深厚的人文意蕴和永恒的艺术价值，为了一代又一代读者反复阅读、欣赏、接受和传承，能够体现民族审美风尚和美学精神，具有广阔的阐释空间和当代存在性，能不断与读者对话，并带来新的



发展,让读者在静观默想中充分体现主体价值的典范性权威性文学作品。“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论。”(刘勰《文心雕龙·宗经》)

由于经典之作要经历时间和读者的检验,所以经典作家、经典作品经典化的过程会给我们一些有益的启示:读者和作家一起赋予了经典文学的经典含义。即就宋词而言,词体始于隋末唐初,发展于晚唐五代,极盛于两宋。但在宋代,词乃小道,不登大雅之堂,终宋一代,宋词从未取得与诗文同等的地位。欧阳修在《归田录》中曾记载:

钱思公(惟演)虽生长富贵,而少所嗜好。在西洛时,尝语僚属言:平生唯好读书,坐则读经史,卧则读小说,上厕则读小词。盖未尝顷刻释卷也。

虽然欧阳修之意在赞扬钱惟演好读书,但言及词则曰“小词”,且小词乃上厕所所读,则其地位可知。即就宋代词坛之大家如苏轼,在被贬黄州时,为避谤避祸,开始大量作词;辛弃疾于痛戒作诗之时从未中断写词的事实,也可略知其中信息。直至后世的读者研究者,越来越感知和发现了词体的独特的魅力——“词之为体,要眇宜修,能言诗之所不能言,而不能尽言诗之所能言。诗之境阔,词之言长”(王国维《人间词话》),才把词坛之苏辛,视如诗坛之李杜,赋予了宋词与唐诗相提并论的地位。

其他文体中如元杂剧之《西厢记》、章回小说之《水浒传》,也曾被封建卫道士视为“诲盗诲淫”之洪水猛兽而遭到禁毁,但名著本身的价值、读者的喜爱和历史的检验,奠定了它们经典之作的地位。

在一些经典作品经典化的过程中,读者甚至参与了经典作品的创作。李白的《静夜思》就是一个典型的个例。从文献学的角度看,宋代刊行的《李太白文集》、《李翰林集》中《静夜思》的原貌为:

床前看月光,疑是地上霜。

举头望山月,低头思故乡。

当代著名学者瞿蜕园、朱金城、安旗、詹瑛所撰编年校注、汇释集评本《李太白集》也全依宋本。但从明代开始,一些唐诗的编选者(读者)开始改变了《静夜



边金元诗

思》的字句,形成了流行今日的李白的《静夜思》: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所以,经过了历史长河的淘洗和历代无数读者检验而存留至今的中华文明宝库中的经典文学作品,是中华民族精神智慧的结晶。那么,在大力弘扬与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今天,我们应该怎样学习阅读自《诗经》、《楚辞》以来的文学经典?古人的一些经典之作和经典性论述可以为我们借鉴。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这是苏轼在元丰七年四月,自九江往游庐山,在山中游赏十余日之后所写的《题西林壁》诗。一生好为名山游的苏轼,在畅游庐山的过程中,庐山奇秀幽美的胜景,让诗人应接不暇。苏轼于游赏中惊叹、错愕,领略了前所未有的超出想象的陌生的美感。初入庐山,庐山突兀高傲,“青山若无素,偃蹇不相亲。要识庐山面,他年是故人。”移步换景,处处仙境,诗人喜出望外,“自昔忆清赏,初将杳霭间。如今不是梦,真个在庐山!”庐山幽胜美不胜收,于是诗人在《题西林壁》这首由游山而感悟人生的诗作中,寄寓了发人深思的理趣。苏轼之后,人们从不同的角度解读诗作给予人们的启悟。王国维《人间词话》中说:



• 003 •

诗人对于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

而苏轼的《题西林壁》正是诗人对于人生对于庐山既入乎其内,又出乎其外的带有特有的东坡印记的智慧之作。古往今来,向往庐山,畅游庐山的游人难以数计,而神奇的庐山给予游人的感触各有不同,何以如此呢?因为万千游客,虽同游庐山,但经历不同,观赏角度有别,学识高下不一,游赏目的异趣,他们都领略的是各自心目中的庐山,诚所谓“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也

正如钱钟书《谈艺录》中所说：“盖任何景物，横侧看皆五光十色；任何情怀，反复说皆千头万绪。非笔墨所易详尽。”所以，换个角度看世界，世界会更加丰富多彩；换个角度看人生，现实人生就会更具魅力；换个角度读经典，你会拥有你自己的经典，经典会更加经典。

千江有水千江月，千江水月各不同。古今中外的许多经典作家正是以独特的眼光观察大千世界，以独到的思维角度思考人生，以生花妙笔写人叙事，绘景抒情，继往开来，推陈出新，创造出一部部永恒的经典。“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经典之所以为经典，其要因之一就是经典作家能够站在时代的制高点上，眼光独到，视点独特，思想深邃，能发前人之所未发。即以被称为“拗相公”的王安石为例，作为勇于改革的政治家，思想深刻的思想家，他的诗、文、词创作都具有鲜明的个性特色。四川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室选注的《宋文选·前言》中说：

王安石的文章大都是表现他的思想见解，为变法的政治斗争服务的，思想进步故识见高超，态度坚决故议论决断。其总的特色是在曲折畅达中气雄词峻。议论文字，无论长篇短说，都结构谨严，析理透辟，概括性强，准确处斩钉截铁，不可移易。

这一段话是评价王安石散文风格的，用来概括他的诗词特色也颇为恰当。王安石由于个性独特，识见高超，所以喜欢做翻案文章。他的这一类作品不是为翻案而翻案，而是确有独到深刻的见解，其《读史》、《商鞅》、《贾生》、《乌江亭》、《明妃曲》均是如此。即以其《贾生》而言，司马迁《史记》有《屈原贾生列传》，对贾谊的同情叹惋之意已在其中。李商隐因自己人生失意，对贾谊抑郁失意更为关注，其《贾生》诗曰：

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

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

这首咏史诗在切入点的选取上颇为独到，在对贾谊遭际的咏叹抒写之中，蕴含着深沉的政治感慨和人生伤叹，而这种感慨自伤情怀颇能引起后世怀才不遇之士的情感共鸣，给予了高度评价。但王安石评价历史人物的着眼点则跳出



了个人人生君臣遇合的得失,立足于是否有益于世有助于时的角度,表达了独特的“遇与不遇”的人生价值观。遇与不遇,不在于官场职位的高低,而在于胸怀谋略是否得以实行,是否于国于民有益:

一时谋议略施行,谁道君王薄贾生。

爵位自高言尽废,古来何啻万公卿。

以人况己,以古喻今,振聋发聩,这样的诗作才当得上“绝大议论,得未曾有”的美誉。无论是回首历史,还是关注现实,抑或是感受人生,往往因作者的视角不同,立场观念有别,而感发不一,所写诗文,各呈异彩。

但是我们在阅读体验中还发现了一些很有趣的现象:读者有时所欣赏的并不是作者的得意之作,而有时候作者所自珍的,读者却有微词。欧阳修《六一诗话》有这样一段文字:

晏元献公文章擅天下,尤善为诗,而多称引后进,一时名士往往出其门。圣俞平生所作诗多矣,然公独爱其两联,云“寒鱼犹著底,白鹭已飞前”,又“絮暖鱼儿繁,露添菡萏紫”。余尝于圣俞家见公自书手简,再三称赏此二联。余疑而问之,圣俞曰:“此非我之极致,岂公偶自得意于其间乎?”乃知自古文士不独知己难得,而知人亦难也。

欧阳修这种阅读体验不止一端,刘攽《中山诗话》记载:永叔云:“知圣俞者莫如某,然圣俞平生所自负者,皆某所不好。圣俞所卑下者,皆某所称赏。”于是也感慨知心赏音之难。

正因为知心赏音之难,所以古人强调阅读欣赏应该知人论世。于是了解探究历史,就有“纪事本末”类的系列著述。阅读欣赏诗词,即有《本事诗》、《本事词》、《词林纪事》、《唐诗纪事》、《宋诗纪事》、《明诗纪事》、《清诗纪事》等著作;阅读唐宋散文,也有《全唐文纪事》、《宋文纪事》之类的著述。对于读者而言,这些著述有助于我们由事知史,由事知人,进而由事知诗,由事知词,由事知文;或者说有助于我们加深对相关诗、词、文的深入了解。正是从这个视点出发,出于弘扬传统文化,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责任感与使命感,兰州大学出版社策划出版“故事里的文学经典”、“故事里的史学经典”、“故事里的哲学经典”(统称为



“换个角度读经典”)系列丛书,同样出于历史使命感,我们愉快地接受了“故事里的文学经典”系列的撰写工作,首批包括《故事里的文学经典之唐五代词》、《故事里的文学经典之唐文》、《故事里的文学经典之宋文》、《故事里的文学经典之北宋诗》、《故事里的文学经典之南宋诗》、《故事里的文学经典之元曲》、《故事里的文学经典之唐诗》、《故事里的文学经典之宋词》。

当凝聚着丛书的策划者和撰著者共同心血的著述即将付梓之际,我们为和兰州大学出版社这次愉快的合作感到由衷的高兴,因为共同的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目标,出好书就成为我们共同的意愿,所以撰写以至出版的一些具体问题,就很容易通过沟通达成一致。参与丛书撰写的同仁均长期从事中国古典文学的教学科研工作,怎样让经典文学作品走出大学的讲堂,走向社会,走向千家万户,是我们长期思考的问题;而由学者在一定研究基础上撰写的,面向更为广大的读者群的融学术性的严谨和能给予读者阅读的知识性、愉悦性则是出版社策划者的初衷。合作的愉快也为我们下一步自汉魏至明清诗、词、文部分的写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由“本事”或者说由“故事”入手诠释阅读文学经典是我们的共识。

那些与诗、词、文密切相关的“本事”,在古典文学名篇佳作的赏鉴研读中,主要是指与相关作品的创作、传播以及作家的生平遭际有关的“故事”,抑或是趣事逸闻,其本身就是最通俗、最形象吸引读者的“文学评论”,许多流誉后世的名篇佳作,几乎都伴随有引人入胜的“故事”或传说。这些故事或发生于作家写作之前,是为触发其写作的契机,所谓“感于哀乐,缘事而发”;或是出于一种自觉的责任感使命感,“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而有些诗文本身就在讲故事,史传文学本身就与后世小说特别是传奇小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唐宋散文中的一些纪传体散文名篇诸如《张中丞传后叙》、《段太尉逸事状》、《杨烈妇传》、《唐河店姬传》、《姚平仲小传》等颇具小说笔法。即如范仲淹之《岳阳楼记》,王庭震《古文集成》中也记述说:

《后山诗话》云:“文正为《岳阳楼记》,用对语说时景,世以为奇。

尹师鲁读之,曰:‘传奇’体耳!”《传奇》,唐裴铏所著小说也。

有些诗歌也是感人的叙事诗,在很多读者那里了解的苏小妹的故事,只是民间的传说,得之于话本小说《苏小妹三难新郎》、近年新编的影视作品《鹊桥



仙》等。人们出于良好的心理愿望，去观看欣赏苏小妹和秦观的所谓爱情佳话，让聪明贤惠的苏小妹和苏轼最得意的门生秦观在虚构的小说、戏曲、影视作品中成就美好姻缘，而不去考虑受虐病逝于皇祐四年（1052）的苏洵最小的女儿、苏轼的姐姐八娘，和出生在皇祐元年（1049）的秦观结为秦晋之好是根本不可能的！而苏洵的《自尤》诗即以泣血之情记述了爱女所嫁非人，被虐致死的锥心之痛。但长期以来，由于资料的散佚，一些研究苏轼的专家对此亦语焉不详，台湾学者李一冰所著《苏东坡新传》即曰：

苏洵痛失爱女，怨愤不平，作《自尤》诗以哀其女（今已不传）。

我们依据曾枣庄先生《嘉祐集笺注》收录了《自尤》诗并叙，并未多加诠释，因为诗作本身就为我们含悲带愤地讲述了一个凄惨的八娘的短暂的一生的悲剧故事。苏小妹不是一个传说！

当然，也有一些故事发生在诗作传播之后，如《舆地广记》和《艇斋诗话》都记载，苏轼“为报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传到京城，章惇认为东坡生活快活安稳，于是又把诗人贬到海南。但是不论诗人是直书其事，还是借史言事，是因事论事，还是即事兴感，与诗作相关与诗人遭际相关的故事，都有助于我们对经典诗文在知人论世的基础上去读解诠释。

在“换个角度读经典”系列丛书之“故事里的文学经典”（第一批）将要出版发行之际，我们对兰州大学出版社的张仁先生、张映春女士为之付出的大量心血和兢兢业业一丝不苟的敬业精神表示由衷的感佩；对兰州大学文学院党政领导班子，特别是张炳成同志对于丛书的写作出版自始至终的关注支持深表感谢。同时，由于切入角度不同，对于相关诗、词、曲、文名篇的诠释也仅是我们的一得之见，所以我们热望广大读者多提宝贵意见，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乐作舟，愿读者诸君和我们一起愉快阅读经典的同时，换个角度，读出我们各自心目当中的经典。

庆振轩

二〇一三年八月于兰州





目 录

故事里的辽诗

皇族气概 耶律名流	001
大山无力乘桴去 望海堂中万卷书	
——让国皇帝耶律倍《海上诗》	002
桑干遗玺云中乱 世业其如祖咏何	
——辽圣宗耶律隆绪《传国玺》	006
吾师如此过形外 弟子争能识浅深	
——辽兴宗耶律宗真《以司空大师不肯赋诗,以诗挑之》	009
碎剪金英吹不去 菊花填句两初飞	
——辽道宗耶律洪基《题李俨黄菊赋》	013
后妃之德 萧氏良谏	017
洗妆楼傍旧莲池 金缕香残谱十眉	
——萧观音及其相关诗作	018



瑟瑟伤时悯直臣 燕云夕枕暗红尘

——萧瑟瑟《咏史》·····024

释子情怀 汉人佳构·····027

请君举盏无言他 与君却唱《醉义歌》

——寺公大师《醉义歌》·····028

如来变相玉观音 文馆公卿答梵吟

——僧智化《玉石观音诗》及其唱和诗·····034

猎取西楼并辔驰 故宫禾黍不生悲

——赵良嗣《上京》·····042

故事里的金诗

金初诗坛 借才异代·····047

屯兵百万西湖上 立马吴山第一峰

——废帝完颜亮《题西湖图》·····048

生死已从前世定 是非留与后人传

——宇文虚中《在金日作三首》·····051

老境归心质孤月 倦游陈迹付惊涛

——蔡松年《淮南道中》·····055

天涯是处有菰米 如何偏爱来潇湘

——施宜生《题平沙落雁》·····059

国朝文派 群峰并峙·····063

尔辈何伤吾道在 此心惟有彼苍知

——王寂《日暮倚杖水边》·····064

学书遍写竹溪叶 琢句迴倚徂徕公

——党怀英《雪中四首》·····067

李白一杯人影月 郑虔三绝画诗书

——王庭筠《狱中赋萱》·····072

槃槃周大夫 不得早调元

——周昂《送路铎外补》·····076

金源一代一坡仙 金銮玉堂三十年



——赵秉文《饮马长城窟行》·····	079
人物世衰如鼠尾 后生未可议前贤	
——王若虚《戏作四绝》·····	083
阿经瑰奇天下士 笔头风雨三千字	
——李纯甫《送李经》·····	087
一代文宗 诗坛豪杰 ·····	091
扁舟未得沧波去 惭愧春陵老使君	
——元好问《内乡县斋书事》·····	092
国家不幸诗家幸 赋到沧桑句便工	
——元好问的纪乱诗 ·····	096
且莫独罪元遗山	
——元好问《秋夜》·····	100
被风吹去落谁家	
——元好问《金谷怨》·····	103

故事里的元诗

元初众象 三派汇流 ·····	107
“奇绝仙境”果子沟	
——耶律楚材与全真道士邱处机的唱和 ·····	108
当时听角送南人 南人吹角不送人	
——郝经《听角行》·····	112
诗句亡希敲月贾 郡符深愧钓滩严	
——方回《春半久雨走笔》·····	116
元诗四家 铁笛道人 ·····	121
永慰千古思	
——虞集与杨载悼文丞相诗 ·····	122
拟共风流接尊酒	
——范梈与张雨的酬唱诗 ·····	126
寄托自深	
——揭傒斯的社会讽喻诗 ·····	129



哀之如失父母	
——张养浩《哀流民操》	133
不受君王五色诏 白衣宣至白衣还	
——杨维桢《老客妇谣》	137
窃比开元杜家史	
——杨维桢的盐民诗	141
愿从湘瑟声中死 不逐胡笳拍里生	
——杨维桢改作《题王烈妇诗》	146
亭长还乡作天子	
——张昱《过歌风台》	149
理学画家 西北子弟	155
南悲临安 北恹蔡州	
——刘因的哀金悼宋诗	156
一生事事总堪惭	
——赵孟頫《罪出》	159
不要人夸好颜色 只留清气满乾坤	
——王冕的题梅诗	163
最长于情	
——萨都刺与杨维桢的宫词唱和	166
直言时事不讳	
——萨都刺的“诗史”	169
承恩又上紫云车 哪知鬻女长歔歔	
——萨都刺笔下的苦难人民	173
传遍梁山是此诗	
——贯云石《芦花被》	177



故事里的辽诗



皇族气概 耶律名流

在中国历史数千年的长河中,由北方契丹民族创立的大辽王朝,自公元916年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登基始,前后历经九帝,凡二百余年,时间跨度长久,空间疆域辽阔。留存于世的辽代诗歌虽仅寥寥数十首之多,却在北方游牧民族纯朴的文化基因与汉文化的熏染吸收下显示出独有风貌,并对金元诗歌产生了深远影响。审视这些包含着特定文化样态的诗篇,我们发现,契丹贵族特别是帝王多表现出对于诗歌创作的浓厚兴趣,从让国皇帝耶律倍著名的《海上诗》始,辽圣宗耶律隆绪、兴宗耶律宗真、道宗耶律德光皆有诗作留世。这些诗篇风格独特,性情鲜明,诗艺逐步成熟,在为数不多的辽诗中呈现出特殊的光彩。历代帝王对于诗歌创作的爱好和提倡深刻影响着当时的整个诗坛,而其背后的故事更是为人们所津津乐道。



辽金元诗

大山无力乘桴去 望海堂中万卷书

——让国皇帝耶律倍《海上诗》

耶律倍(899—936),契丹名图欲(一作突欲),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的长子。自幼聪敏好学,博览群书。神册元年(916),立为皇太子。天显元年(926),随从太祖出征渤海。渤海国灭后改其地为东丹国,耶律倍受封为东丹王,称人皇王,主国事。故世称东丹王。

辽初的契丹贵族中,耶律倍可谓是为数不多的杰出的文学家和艺术家之一。建国之前,契丹民族文化相当落后,甚至没有本民族的文字,人们只能以“刻木之约”来纪事。至辽太祖耶律阿保机时期,为了更好地统治汉人地区,统治者开始有选择地吸收汉文化,倚靠汉族文士,辽代文化因而逐渐有了较快发展。



东丹王人马图

汉人教导其在隶书的基础上增损变化,作了数千个文字,才算有了契丹文。在这种文化大背景下,仅仅过了数十年之后,耶律倍就已经通晓辽汉两种文字的诗文写作,并且通阴阳,知音律,精医药,善丹青。

《契丹国志·东丹王传》记载,耶律倍“性好读书,不喜射猎”。《辽史·宗室传第二》记载,太祖耶律阿保机尝问侍臣事天敬神之事,众卿皆以佛对,独有耶律倍道:“孔子大圣,万世所尊,宜先。”耶律倍的回答应该是令辽太祖抑或修撰《辽史》者所满意的。我们赞美于耶律倍的博识多才和儒雅好学,同时也不得不提出疑问,在凭借武力马上取天下的契丹皇族内部,“不喜射猎”“孔圣宜先”的耶律倍能否在皇权争斗的激烈冲突中站得稳脚跟,被众人信服?其弟耶律德光最



终登上了皇位证明,这怕是很难,因为就连他的母亲述律平都没有信任、保护他。天显元年(926),太祖崩,早在神册元年(916)就已被立为皇太子的耶律倍自然是继承帝位的不二人选。而当时执掌朝政的淳钦皇后述律平却偏爱次子耶律德光,欲立其为帝。她一面在暗地里笼络和授意朝中大臣,同时又要在明面上给世人一个交代,于是上演了一场预谋好的闹剧。据《资治通鉴》记载:“述律爱中子德光,欲立之,命与突欲俱乘马立帐前,谓诸臣曰:‘二子吾皆爱之,莫知所立,汝曹择可者,执其辔。’”诸臣知其意,争执德光,遂立之。”述律后明知本应由皇太子继位却选用执辔择君的方式,最终选择次子德光,却又是为何?也许这与耶律德光的重兵在握、勇猛彪悍不无关系。为大辽王朝的建立,耶律德光曾跟随太祖四处征讨,立下过赫赫战功,太祖亦曾谓其“必兴我家”。太祖驾崩时,耶律德光正手握兵权,任“天下兵马大元帅”之职,一举一动直可动摇朝政。相比之下,耶律倍只能算作一介书生了。耶律倍知晓述律后欲立耶律德光之意,无奈之下,被迫将皇位让于耶律德光。故世称其为“让国皇帝”。



耶律倍《骑射图》



政治斗争中的失败,耶律倍只能忍辱吞声,但这并不意味着让位后的耶律倍就能全身而退。他本想一头扎进诗文和艺术创作领域,远离政局,自慰疗伤。孰料耶律德光继帝位后不久,就对其兄开始疑忌,进而将他迁徙于东平(今属辽宁),“置卫士阴伺动静”。在这种黑色恐怖的监视氛围下,耶律倍过得如履薄冰,战战兢兢。此后,他作出一系列举动来表露心迹:起书楼于西宫,也许想表明自己性好读书、不问朝政之意;又作《乐田园诗》,从诗题即可见其乐于田园、远离世事的意愿。然而,太祖皇子的身份既已无可改变,耶律德光的多疑和